

皇姑屯事件是“九一八”事变的预演

一起幸运躲过的连环暗杀

“别查了，拉倒吧！”早在皇姑屯事件的12年前，张作霖就遭到过一次日本人谋划的暗杀，只不过那一次比较幸运，张作霖逃过了一劫，但是因为势不如人，张作霖不得不忍下了这一口气。

第一次被暗杀发生在1916年5月27日，当时的张作霖已经成为奉天督军，掌握着奉天省的军政大权。那天日本天皇的弟弟经过奉天，张作霖去奉天车站迎送。张作霖的场面整理得挺大，一行有五辆豪华的大马车。

送完人回转的时候，就在小西边门，突然从旁边楼的窗口扔出来一颗炸弹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暗杀者不认识张作霖，看和张作霖一起的汤玉麟瞅着挺有派头的，就把炸弹扔向汤玉麟。也是这刺客不专业，扔也没扔准，汤玉麟也只是受了轻伤，不过卫队卫兵当场就被炸死了好几个。

张作霖当时是坐在后面马车上的，一见情形不妙，他马上跳下了马车，跳上了边上的战马，穿过大西边门准备绕道奔回将军署。没想到，在跑到奉天图书馆前时，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，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。也亏得张作霖的马奔跑速度极快，炸弹落在了张作霖的身后，只是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。而那个刺客反而被弹片击中死于当场。死了的刺客穿着日本人才穿的木屐，是谁干的，一目了然。

第一次暗杀张作霖时，日本军部和一些军国主义势力正极力推行“满蒙独立运动”。所谓“满蒙独立运动”，是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，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，由日本托管。可以看出是日本侵略者后来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雏形。

这些人将张作霖看做是实现“满蒙独立运动”的最大障碍，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，甚至还计划乘乱杀人奉天城，使东北成为他们的天下。

这一次的暗杀其实也代表了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，那就是一方文官稳健派想扶持他当傀儡，而一方军部激进派觉得他看着就碍事。

没有诚意的“阅”字

毋庸讳言，日本武力逼迫下的张作霖，他的发迹离不开日本人的扶持。金一南在《苦难辉煌》一书中总结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，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；第二次直奉战争，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，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，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。1925年年底，郭松龄倒戈，率军直扑沈阳。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，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但随着自身势力的逐渐膨胀，并不想做傀儡也不愿做“卖国贼”的张作霖也一直试图摆脱日本的控制，求得自主，最终导致与日本在华利益发生冲突甚至让日本人对他除之而后快。直到1928年，日本人还在逼迫张作霖履行袁世凯签署的旨在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不过张作霖早就说了，“咱们绝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项，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”。

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说，“张作霖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，但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是明确的。”他举了个例子，“二十一条”当中规定，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有商租权，张作霖下令给各县县长，不准中国人把土地租给日本人，违者严惩。“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没有签过一个卖国条款。”在北伐军快要打到京津地区的

时候，日本人又拿出了“满蒙新五路协约”让张作霖签，内外交困的张作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“阅”字。胡玉海说，“一个阅字是没有法律效应的，协约需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盖章才行。”

当时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看了这个“阅”后就说了，这是根本没有诚意的文件。“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，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，”然后又说了一句，“征诸往例，事属必然。”也就是说，张作霖经常干这种事，借了日本人的势后，做的许诺都不兑现。

“除张”也有两种意见

献上《田中奏折》称“意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意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”的田中义一在日本军政内部是一直支持扶持张作霖的。他在1927年上台成为日本首相后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，在会上拿出了一个

做日本的代言人。但这一争论随着皇姑屯的一声巨响彻底终结了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差一点提前爆发

“在轰隆的爆炸声中，黑烟飞升上空，高达二百公尺，我只能想象张作霖的骨头是否也飞上了天呢？可是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，连我自己也很惊恐，有些提心吊胆似的。药力实在太大了，的确如此！第二个脱轨计划，派大刀队杀人，现在已无必要了。”（1986年2月，吉林文史出版社根据1954年日本《文艺春秋》中河本大作的日文口述译成中文，出版单行本《我杀死了张作霖》）

“若张作霖死一二人又有何妨，此次定要将他干掉……”河本大作在写给同是关东军军官矶谷廉介大佐的信中这样说。他认为，“杀死头目，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



三洞桥爆炸现场的惨状。

分割满蒙、扩张在华权益的《对华政策纲要》；核心就是一句话：“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。”其中提到的要以“二十一条”为基础勇往直前；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“满蒙”的土地商租权、铁路建筑权、矿权、林权等都是与张作霖一直谈不拢的问题。

东方会议上，就如何实施这一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。一种主张采取“内科方式”，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，以经济渗透为主，逐步扩大在华利益。他们较为担心若以武力干涉方式，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冲突。另一种主张采取“外科方式”，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，不惜动武来扩大在华利益，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。军部就是这种“外科方式”的代表。

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，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：“逼张”和“除张”。第一种是“逼张”，如若不成，再另行他策。田中是这种意见的代表。他认为，虽然张作霖越来越不好说话了，但在南北对抗的形势下，只要日本“驯服”有术，张作霖有可能“回心转意”。

军方极力主张的“除张”也有两种意见，一是除掉张的军政大权，迫其下野，另外拥立亲日分子；二是干脆杀掉张作霖。关东军强硬派则是一力主张除掉张作霖，然后在东北制造动乱，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。

胡玉海表示，当时日本全面侵华的条件根本不成熟，日本军方除掉张作霖也不过是想能借着奉天方面在应对时出错，然后以此为借口打一场局部战争。用武力来逼迫张作霖的继任者成为真正的傀儡，使得日本能在东北攫取更大的利益。

日本各方意见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，就是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来。只不过田中义一他们是想让张作霖继续

法。因此，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。”

河本大作曾有过证言，说他察觉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企图暗杀张作霖，但觉得不应该让司令官承担这种事情的责任，所以就自己指挥研究计划、选择执行者，最后让列车成功地爆炸了。

关东军中坚将校中，结成了“二叶会”“木曜会”等所谓的研究小组，探讨陆军的改革以及满蒙问题的对策等。河本是“二叶会”的成员，在“二叶会”中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“九一八”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矶谷廉介、板垣征四郎、冈村宁次、土肥原贤二等。“排张论”据说在这些少壮将校研究小组中是基本一致的结论。

日方的资料显示，炸死张作霖只是第一步，按照预定的计划，河本大作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，事件发生后，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，同张作霖卫队交战，搅乱局势，再以“维持治安”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。

阴差阳错的是，因为不了解河本大作的阴谋，其他的日本军官在3日晚上就解散了那个旅团。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：“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，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。”

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《日本陆军与中国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被日本军杀害了父亲的张学良成了满洲的统治者，当地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排日行为也就不可避免了。暗杀张作霖，瓦解奉天军阀、扶植可以取而代之的亲日势力——河本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。”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李振村

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查金辉 摄影并翻拍

